

周佛海先生著

改訂
中山先生思想概觀



羅剛教授遺書

再版序言

我五月初間到廣州，佛海先生寄『社會評論』一冊給我，並附一封信，信上的大意說，『中山先生逝世了，然而研究先生的思想和主義的人，倒比先生在日加許多倍。可是先生的思想系統，究竟如何，內容究竟如何，觀察的人，雖不至於十人十色，而各人相異的地方也就很多。這一篇論文所敘述的，正確與否，希望加以批評。』當時我讀了一遍，覺得這一篇論文，有幾種好處。

第一、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先生所以創行三民主義的歷史背景，方法非常嚴正，敘述的事實也很正確。

第二、以先生自己的說話，解釋先生的主義，不附會穿鑿。

第三、先生的思想，和馬克斯的思想，是相關連的，不是相對立的。我常說：『從社會進化史的見地，研究兩先生的思想，可以說，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是第一原則，馬克斯的經濟史觀，是第二原則。用馬克斯的經濟史觀可以更證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觀的眞確，而不能減少中山先生思想的價值。』佛海先生在這一點，和我所見，大概相同。

第四、從『對於過去的解釋，對於現在的觀察，對於將來的理想和實施步驟』三個要點，研究中山先生的思想，這個方法，非常清楚而利便。凡是研究孫文主義的人，都應該用這一種分析法，

才不至於混雜不清。

就以上四點說，佛海先生這一篇小論文，不單是他本身有很高的價值，並且對一般的研究者，更供給許多很好的研究方法。至於我認爲缺陷的，就是關於中山先生思想的基礎，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中山先生的思想與中國固有思想的交涉，這幾點都是佛海先生忽略了的地方。但是這一篇論文的字數很有限，並且是爲應一週刊之要求而著的，既不是特別的著書，當然不容易在小的篇幅裏，敘述多的方面。我認爲與拙著『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篇論文併讀，在研究上面，有不少的幫助。所以特意重印出來，供研究孫文主義的人一個重要參考。

再版序言

四

民國十四年八月四日

戴季陶於上海寓次



目錄

第一、緒言

第二、中山先生思想之歷史的背景

第三、中山先生思想概要

一、中山先生關於過去的解釋

二、中山先生對於現在的觀察

三、中山先生對於將來的理想及其實現的步驟

第四、結論

目
錄



次

中山先生思想概觀

第一 緒言

幾個月以前，屢次親聽先生講演主義，現在却執筆追述先生的思想；幾個月以前，參加蓬蓬勃勃的遊行，歡送先生北上，現在却參加嚴肅淒慘的哀典，追悼先生英靈。我個人的感想何如，現在追悼先生之地，就是以前親聽先生講演之處，（廣大禮堂，）閉目凝思，猶覺先生立身壇上，口講指劃，以啓示後知後覺。『人之三亡，邦國殄瘁，』我現在執筆述先生的思想，真不禁有後死之感了。

我們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怕聽一個『黨』字，以爲無論甚麼好

事，只要甚麼『黨』一參加，即刻就要變壞，無論甚麼好話，只要是由甚麼『黨』發出，即刻就無價值。因爲有這種神經過敏的錯誤觀念，所以對於一黨的行動及意見或一黨的份子的言行，無論他對與不對，都把他當做『黨見』，取冷淡的態度，置之不理。這種心理，自然應該根本打破。不過我現在的態度，不是把先生當做國民黨的總理，而述他的主義，乃是把他當做歷史上的一個大思想家，而述其思想。我自己不是站在國民黨黨員的地位來宣傳，乃是站在學者的地位來研究。甚願一般讀者冷靜的研究一下，以闡明這位大思想家的思想究竟如何，以及他的思想，和中國有甚麼關係。

我嘗聽見人說，先生的主義，是他獨創的，同時又聽見人說，先

生的思想，早已有人說過，不是先生新創。這兩種意見究竟那種對，我們要知道，一個大思想家的思想，學說，及主義，并不是完完全全由一個人憑空捏造的，乃是集合許多斷片的思想，把他們組織成一種體系罷了。因為人的思想，乃是環境的反映，處在同一環境內的人，通常不知不覺的具有同一思想。誰把這些斷片的思想，組織成一種統系，以闡明其間的因果關係，這種有統系的思想，就算是誰創的。資本主義經濟學，通常都以爲亞丹斯密是創始者，社會主義經濟學，通常都以爲馬克斯是創始者，但是細讀他們的著作，以及他們以前及同時的別人的著作，就可知他們也不過是集合別人的思想罷了。然而他們把許多雜亂無章的思想，組成秩序井然的學說，我們就不能不說某

種學說，是某人創立的了。先生也是一樣。先生的主義，若把他解剖爲許多斷片，自然許多斷片都已有人說過，但是把這些零碎的思想，組成一種有統系，有力量的主義，就不能不說是先生的獨創了。所以我們承認先生的主義，是先生創造的。我們拿這個態度，來述先生的思想。

思想，無論甚麼人都是有的。不過要在歷史上占位置，在社會上生影響的思想，一定要有統系；而有統系的思想，一定是從三部分成立的。一是關於過去的解釋，二是對於現在的批評，三是對於將來的理想。從關於過去的解釋，生出對於現在的批評，再從對於現在的批評，產出對於將來的理想。所以我們要知道先生思想的全體，須看他

對於過去的解釋如何，對於現在的批評怎樣，以及對於將來的理想及實現理想的手段如何。但是要知道一個人的思想的真價值，又須明白其思想的背景。一種思想既然是實際狀態的產物，我們議論一種思想，就要腳踏實地的議論，不能跳在空中來批評。所以我們要理解先生思想的真價值，須先看清其時代的背景。

中山先生思想概觀



第二 中山先生思想之時代的背景

近世的世界歷史，有兩個特徵，就國內說，就是弱者力求解放的歷史，民和君奮鬥，以求解放，勞動階級和資本階級奮鬥，以求解放。就各民族間說，一方面弱小民族，發奮圖強，以求獨立於生存競爭的世界，別方面强大民族，竟自吞併弱小，以實行優勝劣敗的原則。就君和民奮鬥的歷史看，較遠的爲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的革命，雖然接着還是復辟，然而在爭民權的歷史上，實開一新紀元。查理士一世固執君權神授之說，蹂躪民權，克林威爾遂奮起率國會軍，竟處王以死刑，克氏死後，國會雖迎立查理士二世，以恢復專制。但當

詹姆斯二世橫暴專制時，國人竟逐之出國，而迎立威廉三世。威廉三世即位後，即刻裁可權利法案，認明人民的權利。所以英國革命，實爲近世力爭民權的發軔。等到十八世紀，美洲殖民地，因不堪母國英國苛稅壓迫的痛苦，於一七七六年宣佈獨立，血戰七年，卒獲得獨立和自由。在美國獨立的影响之下而發生的轟轟烈烈的大舉，就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法國雖經拿破崙蹂躪，恢復王位，但是以後民氣蓬勃，再接再厲的發生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終究建設共和政治。法國革命的影响，實在不小。現在像波浪一樣橫流全世界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實在是法國革命時，冲破堤防的。堤破之後，這種潮流，變成了溪，變成了澤，以後水勢增加，

變成了滔滔的大河，奔騰澎湃的橫流全世界了。所以近世的歷史，一部分是民權發揚的歷史。但是民權雖發揚，而實行民權的方法沒有完備，以致弄出許多流弊，例如暴民政治，或羣愚政治。

法國革命以後，民權自然是逐漸的發揚光大了。但是所爭得的民權，是誰的民權？當時不惜巨大的犧牲而爭的，不過爲少數的有產階級的民權。選舉權要受財產的限制，自由也只是空名。輕輕的一條財產限制，遂排斥許多民衆於選舉權之外，大多數勞動羣衆，只有『行路的自由』，『餓死的自由』。所以政治問題表面上雖得了解決，而民衆實際生活問題遂發生了。這個問題，爲輓近各國社會上的主要問題，一直鬧到現在，還沒有相當的解決。因爲要解決這個問題，又發生

另外一種性質的革命。這種革命，就是社會革命。和以前爭民權的政治革命相對立。後者是有產階級對君主貴族的革命，前者是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革命。社會革命，也和政治革命一樣，發源於英國。一八三二年英國選舉法改正的結果，有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力，非常擴張。反抗這種選舉法的運動，就是從一八三八年起，一直繼續到一八四八年，英國無產階級的普通選舉運動(The Char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雖然慘遭失敗，但是他失敗的一八四八年，正是法國二月革命發生的那一年。法國的二月革命，是拉馬丁等政治上的共和主義派和路易卜蘭等的社會主義派協力而成的。路易卜蘭的實驗雖然失敗，然而社會革命的潮流，逐漸增長。馬克斯等的『共產黨宣言』，也於

這年發表。當時歐洲各國，都起恐慌，以爲共產主義的妖怪，徘徊於歐洲。不久又是一八七一年轟轟烈烈的巴黎自治制 (Paris Commune) 的運動。這種運動，不待說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但是這種運動，受了有產階級的殘虐的殺戮，終致失敗。以後各國的勞動黨社會黨，風起水湧的發生，一直到了現在，除掉俄國外，沒有不苦於這個問題的。所以近八九十年來，世界各國，都爲民生問題所困苦，得不到一個正當的解決。

近世的歷史上，除掉上述的民權和民生的問題之外，還有個民族問題。一方面有民族發奮圖強的運動，別方面有民族慘遭併吞的事實。民族的發奮圖強，第一爲德意志的統一。中歐的日耳曼民族，在拿

破崙橫行歐洲之時，因激於愛國精神，都渴望統一。到了一八四八年，受了法國二月革命的影響，遂佈告各州實行憲法，且制設代表聯邦全部的議會，以圖德意志帝國的統一。但是奧國內非日耳曼民族，占人口大部分，遂欲逐奧國於聯邦之外。以後慘淡經營，經過普奧及普法二次戰爭以後，遂於一八七一年，復興德意志帝國，成功統一。第一是意大利。意大利蹂躪於奧法鐵路之下，內部又分無數的小國，其後撒丁國王伊瑪努發奮爲雄，得加富爾等的贊襄臂助，苦心經營，遂於一八七一年完成統一，致使意大利現在得爲列強之一。第三爲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內有各藩的割據，外有列強的壓迫，大和民族，幾有不能自立之勢。彼邦志士，遂奮勇贊助明治，完成維新事業，不

但收回已失權利如領事裁判權等，并進而爲亞洲惟一強國。以上都是民族自強的實例，同時弱小民族，又都受兼併蹂躪之慘。例如法之於安南，英之於印度，南非，俄奧普之於波蘭，日本之於朝鮮等。所以在最近數十年中，一切民族，如不自強，就要爲別人所吞併或壓迫。民族問題，在最近歷史上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總而言之，最近百餘年來的歷史，全爲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個問題所充滿。各國有解決了民族問題，而沒有解決得民權問題的，有解決了民權問題而沒有解決得民生問題的。所以這三個問題，就全體看，不單是充滿最近的歷史，並且是目前和最近的將來的亟待解決的懸案。

世界的大勢已如上述，中國當時的情形怎樣？中國當時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民族問題。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弱點已漸行暴露，等到甲午之役，竟爲彈丸小國的日本所敗。各國知老大病夫，不能抵抗，而富藏又極豐饒，所以瓜分的消息，甚囂塵上。當時有志之士，莫不以亡國滅種爲憂。因此當時的民族問題，不單在排滿，并在富國強兵，以免瓜分。不過要禦外侮，非先打倒內部的家賊不可罷了。滿清末季，君庸臣懦，宮庭的黑幕，官吏的貪婪，雖不及歐洲專制時代之甚，但是人民已經是不堪苛求了。所以民權問題，雖不及民族問題那樣嚴重，但是也已經發軔了。又海禁開通以後，洋貨的進口日多，國內手工業及小農逐漸破產，社會上形成一大羣無業遊民，民生問題，

在中國也漸漸切迫起來了。總而言之，排斥外族，以圖民族的獨立，發揮民權，以防專制的惡毒，發展產業，以裕民生，都是中國當時切身的要求，並且急須滿足的。

先生的思想，就在這個環境之中產出，我們知道他的思想之時代的背景，就可明瞭他的思想的真價值，並可明瞭他的主義，乃是對症下藥，絕不是渺無邊際的空想。

中山先生思想概觀



第三 中山先生思想的概要

我們前面曾經說過，一個有統系的思想，一定包括關於過去，現在及將來的三部分。現在述先生的思想，也逃不出這個公例。那末，我們就從先生關於過去的思想說起。

(一) 中山先生關於過去的解釋

先生關於社會進化立定甚麼原則，對於歷史怎樣解釋，我們可以預先總括一句說，先生以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爲民生，人類的歷史，乃是鬪爭的歷史。這種思想，和馬克斯的思想，互相發明，互相證實

第一，馬克斯以爲社會之所以進化，因爲社會的生產力，不絕的增加，舊社會組織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組織與生產力衝突，舊社會遂破壞，新社會遂發生，而社會也進化一步。馬克斯的學說，自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先生則深入一層，以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在民生。民生，乃是使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原來人類有兩種慾望，一爲要求生存的慾望，一爲要求較好的生活的慾望。世界的人口，逐漸增加，只就第一個慾望說，現存的生產力，也不能滿足人類的要求，何況人類還有第二個慾望。所以人類要生存，就不得不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在一定的社會之內，發達到一定程度，就要突破該社會組織，而要求

新社會發生。所以人類的生活問題，乃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如果人類不能維持生活，社會不惟不會進化，還要退步，如果人類的生活，僅能維持現狀，不能改良，社會也就要停滯。所以維持及改良人類的生活，乃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先生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的進步，都是以甚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重心。民生就是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不進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等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遷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民生主義第二講第二四頁）

第二，先生以爲人類的歷史，是鬪爭的歷史，馬克斯以爲人類的歷史，是階級鬪爭的歷史。階級鬪爭，要在有階級區別的社會內，才能發生，在原始共產社會裏面，是見不着的。所以馬克斯所謂階級鬪爭的歷史，乃是原始共產社會破壞以後的歷史，先生所謂的歷史，乃是自有人類以來的歷史。馬克斯所謂的鬪爭，乃是人與人的鬪爭，先生所謂的鬪爭，除人與人的鬪爭外，尙包括人與自然的鬪爭。先生以爲人類初次降生，因爲圖謀生存，就和獸爭，以後征服了野獸，又因爲圖謀生存，便與天爭。因爲人與天爭的關係，遂發生神權和君權，於人類的鬪爭，開一新局面，就開始人和人爭。人和人爭，最初是半用神權，半用君權，以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甚。到了近代，人與人爭

，更加劇烈。這就見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之爭。這種人與人的鬪爭，一定要到社會沒有階級的區別時，才能終熄。先生說：『世界進化，當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猛蛇毒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但是和天爭，不比和獸爭，可以用氣力的。於是發生神權。……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自立爲教主，或自稱爲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同人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民權主義第一講九——一五頁）人同人爭，又分爲國同國爭，民族同民族爭，和國

內的人民和君主相爭。但是人和人爭，並不到此就止，以後還發生有產者和無產者的爭。先生說：『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的物質，都壟斷起來，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人與人爭的極劇烈的時代。這種爭鬪到甚麼時候才能解決呢？必要回復到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民生主義第二講九——十頁）先生以為人與人爭，要到共產主義時代，才能解決，就和馬克斯以為階級鬪爭，要到共產社會才能終止是一樣。

我們從先生關於過去的解釋中，發現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發現先生不是盲目的革命家，乃是穩健的進化論者，不是只憑主觀的空想

家，乃是腳踏實地的政治家。原來一種制度或社會組織，不是偶然發生的，不是從空掉下的，乃是長期的歷史發展的產物，乃是應着當時的必要而發生的。一種制度，沒有絕對的利弊，他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發生，就能發揮其長處，一旦時過境遷，對於他的需要一消滅，他的弊害，就會漸漸的表現。然而在當時，他確是一種適合時勢的好制度，我們絕不能以主觀的見解，任意取捨。社會進化，是有一種嚴格的鐵則的。如果不顧實際的狀況，只想實現自己主觀上認為正當的制度，或妄評過去的制度，那便是空想家，那便是盲目的革命家。但是先生絕不是這樣。他道：『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推到舊時代的君權，究竟是好不好呢，從前人類的智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

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迹。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講，究竟爲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倚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第七頁）又道：『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爲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同上第二九頁）照這看來，先生自然不是頑固的守舊家，但是也不是盲目的革命家，乃是一個進化

論者。因爲他是個進化論者，所以才獨創一個『訓政時期』使他又成爲一個腳踏實地的政治家。關於『訓政時期』，我們以後有機會說，現在不必多談。

(二) 中山先生對於現在的觀察

要決定將來應該怎樣

(Sollion)

，先要明白現在是怎樣

(Sein)

。一個學者的理想，一個政治家的政策，都是從對於現在實際狀態的觀察，引出來的結論。我們要判斷一個大學者或政治家的理想或政策，是否有價值，須看對於現在的實狀，作何觀察。不理解亞丹斯密對於資本主義的觀察，就不能理解他的自由放任主義的真價值，不懂得

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就不明瞭他的社會主義的真價值。同樣，不懂得先生對於世界及中國的觀察，就不能理解他的三民主義的真價值。

辛亥以前，中國爲異族所蟠據，是不待說的。但是除了滿族以外，還有許多異族，向中國進攻，駸駸乎有瓜分中國之勢。先生以爲外國有三種勢力，足以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第一是天然的力量，就是外國的人口增加，中國的人口減少。先生舉出各國的人口增加率，和中國的比較，斷定就是只就人口論，中國也有滅亡之虞，況且除掉這種天然力之外，還有人力。第二，就是政治的侵略，例如割據中國的土地，攘奪中國的權利。但是這還是有形的侵略，先生更舉出第

三種無形的侵略，就是經濟的侵略。先生舉詳細的統計，證明經濟侵略的危險。他道：『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的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爲列強的民族所銷滅。……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民族主義第二講第五頁）這單就中國而論的，再看世界的形勢如何，先生道：『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

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爲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爲。那末，強暴的民族，只有二萬萬五千萬人了。……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爲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同上第四講第一四頁）處在世界民族分兩部決鬥之時，中國民族，又在被壓迫之中，我們應當怎樣自救？有些人以爲各民族之間，所以時相鬪爭，因爲各以民族爲單位，如要打破這種現象，須提倡世界主義，消滅人種的區別。但是被壓迫的中國，究竟能否由此自救？辦不到，中國沒有資格提倡世界主義。所以先生道：『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歐

美，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同上第三講第二六頁）又道：『但是這種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同上第四講第十六頁）據先生的觀察，世界主義，不足以救中國，要救中國須要另外一種主義了。

世界主義，既不能救中國，中國人固有的主義是甚麼？據先生的觀察，以爲『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第二頁）因爲有宗族主義和家族主義，所以能替家族和宗族犧牲，因爲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

義，所以只能替家族和宗族犧牲。從民族全體看，不過是一盤散沙，沒有超過宗族以上的觀念。『因爲這種主義（家族宗族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們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同上第三頁）因此若要救國，須擴張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因爲中國人『國亡他可以不管，以爲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的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拚命奮鬥。』（同上第五講第二十頁）這種『事雖野蠻，義至可取。』所以我們要『給他知道外國目前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存在，』（同上）他就會爲民族而奮鬥，而犧牲了。

中國人的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從民族全體來看，固然是—般

散沙。先生却以爲利用這種團體，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西洋要容易。『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家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照此做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爲外國人是以個人爲單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中間，便是空的。……中國個人之外，注重家族……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爲單位，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爲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同上 一八——一九頁）總而言之，先生以爲中國人只有家族和宗族主義，從民族方面看，固然是團結渙散，然而正因爲有家族和宗族主義，所以民族主義容易恢復。

近世的歷史，爲爭民權的歷史，我們前面曾經講過，所以生活在近世的人，除掉卓冥頑不靈的之外，沒有敢反抗民權的。先生對於這一點的觀察，也以爲世界的潮流，是趨向民權，不能反抗的。他道：『現在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樣挫折，怎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水流一樣……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民權主義第一講三十頁）先生一方面以爲民權是世界的潮流，一方面又以爲民權足以縮短國內的戰爭。先生以爲中國歷史上的戰爭，不待說都是爲皇帝而戰，就是現在，還有許多人想做皇帝。

但是皇位只有一個，你一爭，我一搶，世界還有寧日嗎？要終熄這種無意思的內亂，就須實行共和，用四萬萬人民來做皇帝。我們現在且拿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明：『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問題，不但是以前是這樣，『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大家既然『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同上三三三——三九頁）因此先生以為民權足以縮短國內的內亂。

先生以為中國人應該力爭的，并不是自由，革命并不是為自由。

因爲中國人不比歐人，向來是享受充分的自由的。因爲充分享受自由，所以並不覺得自由是可寶貴的東西，好像一般人不覺得空氣的重要一樣。中國向來的習慣，人民的行動，只要不侵犯皇位，皇帝是不管的。『人民納了糧之外，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由此可見中國人直接並沒有受過專制的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所以中國并不是因爲沒有自由而革命，反是因爲自由太多而革命，『中國人爲甚麼是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爲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的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爲甚麼自由太多要革命，『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以致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

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同上第二講二四——二五頁）但是先生雖然以爲不是爲個人自由而革命，却是爲民族自由而革命，因爲先生以爲中國現在『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各國的奴隸，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同上第二講二八頁）我們革命的一個目的，就是爭民族的自由。

歐美不惜巨大犧牲。而爭民權，結果怎樣？先生以爲歐美發生了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民的確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使行充分的民權』。但是誰也『不敢說民衆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像在法國一樣，『馬上就要上斷頭台。』但這種現象的結果怎樣，就是弄到政府無權無能。『在民權發

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於是『各國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因爲『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同上第五講十七頁）從此可見『民權發達之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但是這種態度，對與不對？先生以爲『如果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同上二九頁）所以先生觀察的結果，以爲現在是民權和治權相衝突，我們須設法來調和。而調和的法，先生以爲歐美學者，都沒有新發明，須由我們自己創造。

再看先生對於中國的經濟現狀，作何觀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狀

，不能把中國當做一個孤立國，須把他當做世界的一部，但是同時中國自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和世界別部同一視。先生站在後一個立腳點，以爲中國不是『不均』的問題，乃是『貧』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以爲中國的經濟問題，不是分配的問題，乃是生產的問題。先生以爲中國的事實，『就是大家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窮人都可說是大貧。……可見得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民生主義第一講一二頁）可見

得中國現在的經濟問題，是救所謂『一般普通的貧』的問題，是生產問題，並不是分配問題。但是這只就中國目下觀察，還沒注意到世界的趨勢。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世界的潮流，中國是逃不出的。所以先生又站在這個立腳點上，說分配問題，中國也不能不預行籌劃。所以他道：『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便變成了富翁，和歐美的資本家一樣了。』（同上一三——一四頁）這種弊病，如不預先設法防止，將來積重難返，要圖救濟，就要費力了。好在『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還容易做到，如果現在失去了這個機會，將來更是

不能解決。』（同上二九頁）所以先生以爲土地分配的問題，也是中國亟須解決的問題。此外，資本主義是種傳染病，他在外國所演的慘劇，將來會重演於中國。所以先生以爲除土地分配問題之外，對於資本也不能不加以限制。

以上略述先生對於現在國際，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觀察。他從對於現在的觀察之中，引出一個甚麼結論，先生看清了中國的病源，究竟開了個甚麼藥方。

（三） 中山先生對於將來的理想及其實現的步驟

我們現在要研究先生對中國的病症，所下的藥劑了。先生救治中

國的藥方，大家都已知道，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因爲三民主義『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民族主義第一講第一頁）所以我們要理解先生對於將來的理想，就不能不研究三民主義了。（關於民族，民權，民生各主義，本刊均另有人分別擔任專門研究，本文因節省篇幅起見，只就三民主義全體，述個大概。讀者欲知其詳，請看本期各文。）

中國近數十年來，病源既分歧，病象復複雜。要救中國，須有通盤的籌劃，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病症之最主要的，莫過於異族的壓迫，君主武人的專權，以及人民的生計艱難。這三種病症，

互相爲因，互相爲果，如果治其一，而亡其他，一定不能奏效。必須各方面同時並進，然後才能剷除病根。所以先生以爲單只民族主義，不足以救國，并須加以民權主義，又以爲僅民族民權，不能爲一勞永逸之計，而又益之以民生。連結民族，民權，民生爲一有統系之主義，先生的獨創在此，先生的偉大也在此。俾士麥統一德意志，加富爾統一意大利，在民族主義方面，自不失爲偉大人物，然而對於民權問題，却沒有澈底的解決。華盛頓率十三州獨立，林肯解放黑奴，在民權方面，固不愧爲偉大人物，然而對於民生問題，却沒有澈底的解決。先生能注意這三方面，而又給以相當的解決，他的偉大，實駕華盛頓，俾士麥等而上之。世界歷史上可與先生并駕齊驅的，只有列寧而

已。乃一則死於去歲，一則逝於今年，二年之間，失去兩個偉大的人物，這實在是人類的不幸，尤其是弱小民族之一的中國之不幸了。

先生以民族主義爲三民主義之冠的，是因爲民族若不能存在，一切民權，民生，就都無從說起，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要解決民權，民生的問題，須先解決民族問題。先生道：『我們鑑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十一頁）但先生所謂的民族主義，有兩點須注意，第一，先生不單是排滿，并且排斥一切異族來統治中國。這個理由，似乎非常明顯，然而却有許多跟隨先生革命的人，沒有明瞭，所以他們以爲滿清一推倒，革命就算成功。他們現且不敢排斥帝

國主義，以信仰民族主義的人，而不敢排斥帝國主義，若非別有心腸，就是未理解先生的民族主義。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先生的民族主義，不是在團結我們的民族，去壓迫別種民族，乃是在一切民族的平等。『我們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四萬萬人的力量，爲世界上的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民族主義第四講十五頁）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道：『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關於民族主義，以上兩點須特別注意。

民族主義即使得了解決，如果民權問題，沒有辦法，將來難免重經一度流血，所以先生於民族主義之後，緊接着民權主義。主張廢除

帝制，建設共和。但是民權發達的國家，常發生民權和治權的衝突。這種衝突，歐美還沒有完全解決。於是先生主張要免去這個衝突，須分別權與能。『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民權主義第五講三六頁）但權與能怎樣分呢，國民要有權，政府要有能。就和一個僱人用一個專門家一樣，『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同上四一頁）要這樣分別權和能，人民的自由，才不致受政府的束縛，政府的行動，才不致受人民的牽制。

先生主張政府的力量要大，以便他的成就也大，但是同時又要人

民有力量，以便管理政府。所以他主張『把國家的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手內，……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同上第六講三三頁）所謂政權，據先生的意思，只是選舉權是不夠的，同時要包括罷官權，創制權，和複決權。治權除普通所謂的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之外，再由立法權中，分出監察權，從行政權中，分出考試權，各使爲獨立權，是謂之五權憲法。先生這種主張，是很有價值的。因爲立法機關若兼握監察權，他的權力太大，流於濫用，難免故意和別機關爲難。在沒有習慣代議制度的中國，尤爲必要。考試權從行政權出來，也是防止行政機關的權力太大。在任用私人成爲風習的中國，

把考試權從行政權中分出來，也可說是對症下藥。總而言之，『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就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做工人門徑，才可的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像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民權主義第六講四九——五十頁）這才是民權問題的解決。

先生遊歷歐洲「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交結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

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者也。』（建國方略一〇四頁）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中的位置，於此就可明白了。

民生問題怎樣解決，第一就是平均地權。第二就是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不是無條件的沒收一切人的私有土地，重新平均的分配於各人。乃是由地主將值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並於必要時以報價收買。節制資本，就是凡本國及外國人的企業，或有獨占性質，或規模過大，私人的能力所不能辦的，都由國經營管理。因爲「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外國商人來經營，將來的結果，

也不過是私人資本的發達，也要生出大富階級的不平均。』（民生主義第二講三七頁）但是民生主義的含意，不單是分配問題。要解決民生問題，還須注重生產，『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同上三五——三六頁）所以民生主義，是要同時解決生產和分配兩問題的。

中國處在外國資本主義，已進化爲帝國主義，而國內產業，又非常幼稚的時候，經濟政策應該怎樣，確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採取

自由放任主義，則這種主義所產出的弊害，歐美已先我而嘗。我們何苦重演，而不預爲防止。要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而物的條件和人的條件，俱未充分發達，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這種狀態之下，採取先生的民生主義，一方面不須即刻根本改造，別方面又可免私有資本的跋扈，在目前，不能不說是對症的藥了。

先生不單有對於將來的理想，且有實現理想的手段和步驟。先生實現理想的手段，就是組黨。他要組織一個堅固雄大的國民黨，以改造中國，而實施其理想。先生實現理想的步驟，分爲三期，一爲軍政時期，二爲訓政時期，三爲憲政時期。這三個時期中，憲政時期，沒有問題；一般悲天憫地的人道主義，對於軍政時期，必定反對；一般

希望一步登天的空想家，對於訓政時期，必定攻擊。但是如果不經過軍政和訓政的兩時期，是否能實現真正的憲政，社會進化的法則，是不許這樣亂跳的。我們前面說先生是一個進化論者，不是一個盲目的革命家，所以他一定主張非經過軍政訓政兩時期，不能達到真正的憲政時期。『蓋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盪，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爲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壞，不能了澈，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能不進行。』

『（建國大綱宣言）先生更舉法國爲例，說道：『中國之缺點，悉與法同

，而吾人民之知識，政治之能力，更遠不如法國，而予猶欲由革命一躍而幾於共和憲政之治，其道何由，此予之所以創一過渡時期爲之補救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夫以中國數年專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國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復，而欲成一共和憲治之國家，舍訓政一道，斷無由速達也。』訓政時期，實爲專制入共和之必要的過渡，『非此則必流於亂也。』（建國方略六九——七二頁）但是訓政又和開明專制不同，因爲『開明專制者，即以專制爲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爲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別也。』（建國方略七一——七二頁）

我以爲國民革命過程中的軍政時期和訓政時期，和社會革命過程

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一樣，乃是社會進化上必經的過程，絕不能由我們主觀的好惡而去取。先生在國民革命過程中發明軍政訓政時期，和馬克斯在社會革命過程中發明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進化法則上，是同樣不可磨滅的功蹟。不過這種過渡時期究需好久，須看當時的狀態如何而異，不能預先嚴格的規定。

第四 結論

先生思想的大要，我們依據上述，就可知道。一般對於先生，常有兩種誤解：第一，以爲先生只是空想家，不是實行家；第二，以爲先生只是破壞家，不是建設家。關於第一點，先生自己也曾痛心嫉首的辯論過，行易知難一學說之所以發明，其動機就是在此。據我們看來，先生絕不是空想家，這一點，我們根據上述，就可明瞭。因爲先生的思想，都是由實際狀況引出的結論，並不是憑空捏造，所以他的思想，正是時代所必需。況且他不單有實現理想，而且有實現理想的手段和步驟。我們拿甚麼理由說他是空想家！關於第二點，也是誤解

，先生絕不是只圖破壞，不謀建設。他無時不想建設，奈國人不與他以建設的機會何！『夫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既無革命之建設，安用革命之總統爲！』（建國方略六五頁）革命乃是非常的破壞，『有此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是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必相輔而行，猶人之兩足，鳥之雙翼也。惟民國開創以來，既經非常之破壞，而無非常之建設以繼之。此所以禍亂相尋，江河日下，武人專橫，政客搗亂而無法收拾也。』（同上六七頁）先生立志建設的心理，我們於此就可瞭然了。至於先生建設的能力，也超常人。別的不說，他能夠注意到結會爲民權的初步

，而草定關於結會的規則，就不能不令我們佩服了。此外，如細讀建國大綱及實業計畫，沒有人不佩服其精密周到，及其建設能力的雄厚了。我們不與他建設的機會，拿甚麼理由說他只能破壞，不能建設？

十四年三月先生死後十日脫稿於廣州東山客寓

中山先生思想概觀

五六



中華民國陸拾柒年伍月拾捌日

孫中山先生與中國

高爾柏 高爾松合編

目錄：中山先生遺像，遺言，遺囑，事略，大事年誌，悼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逝世與中國，逝世與國民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救國方略，最近國是主張：（一）北伐宣言（二）北上宣言（三）對於善後會議之主張。 一冊定價一角半（八折）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五日出版
比外

中山先生思想概觀 全一冊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周 佛 海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天吉里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廣州 上海西門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九十一號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